

郭京飞“放飞自我”演活东北老舅

东北年代轻喜剧《老舅》日前迎来收官。热闹搞笑的日常落幕，家长里短的温情散去，但剧里那个一脸“不靠谱”、一身“折腾劲儿”的“老舅”却在观众的记忆里扎了根。

从《都挺好》中被全网声讨的“妈宝男”苏明成，到《我是余欢水》里被生活碾压的余欢水，再到《对手》中挣扎求生的李唐，郭京飞似乎总在扮演那些被命运推着走的“小人物”。这次在《老舅》里，他看似“放飞自我”，实则以一种更松弛、更本真的状态，诠释了一个普通人的坚韧与温暖。



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

折腾是一种精神

剧集《老舅》根据孔二狗同名小说改编，用外甥二胖的视角，还原老舅的故事。郭京飞饰演的老舅崔国明毕业于工科大学，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也是外甥二胖最崇拜的人。新厂长上任，他满怀热情地写下两百多页建议书，从技术改革到市场展望，事无巨细。但这份天真与执着，却让他在职场受挫，被迫离开“铁饭碗”。此后，他驻唱卡拉OK、倒腾小孔眼镜、写武侠小说、囤积邮票，人生像坐上过山车。

在剧集前半段，崔国明的“折腾”充满了东北特有的幽默感。在食堂被厂长刁难当众表演，他一脸正经地高歌《铁窗泪》，用荒诞进行抗议。他能文能武，在台球桌上一杆清台，看一遍说明书就能修好家用电器，是外甥二胖眼中“没他不会的招儿”的天才。但在职介所工作人员眼中，他却是个“什么都会等于什么都不会”的典型。这种矛盾与反差，恰恰构成了角色的真实底色。

在郭京飞看来，“老舅”是一个很有劲儿的角色，他一辈子的折腾，不只是为了成功，更是为了不后悔。这部剧通过生动的人物、有趣的故事、情感的交流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小人物人生底色

中的滚烫。”郭京飞没有刻意去演一个完美英雄，而是抓住了人物身上的“虎”劲与“怂”态。老舅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，十余年坚持为蒙冤的发小奔走；也能在烧烤店与人冲突，眼看对方人多势众时立马“滑跪”道歉，反差感拉满。对家人，他看似“惧内”，实则尊重；看似不靠谱，却在关键时刻扛起责任。“你在不停地主动改变，可能不一定有什么变化，但是过程会非常过瘾。人必须得要有快乐地面对失败的能力，我们可以输，但是千万别输给自己，要不然会遗憾。”郭京飞说。

人生真相是有笑有泪

舅妈李小珍这个角色，某种程度上是“老舅”崔国明能够持续“折腾”的情感基石。她刀子嘴豆腐心，用韧性撑起家庭的半边天。她的突然离世，不仅对剧情造成冲击，也动摇了观众的情感寄托。郭京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：“《老舅》其实是个悲喜剧，你前面有多乐和，后面就得有多少眼泪还回去。”他认为，人生的真相就是“有笑有泪”。

郭京飞一向擅长在不完美甚至惹人厌的角色中，挖掘人性的复杂与温度。2019年的《都挺好》让郭京飞真正进入大众视野，却也让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“网络暴力”。他饰演的苏明成，自私、啃老，甚至对妹妹暴力相向，被观众

天天喊话“出来挨打”。郭京飞的应对方式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智慧与幽默。电视剧开播前，他就在微博上提前“认怂”——“我有预感苏明成又要给我惹事”。随着剧情推进，苏明成暴打明玉的片段播出，他更是紧急呼吁：“来，我们组团暴打苏明成！”这种“求生欲”满满的互动，巧妙地将观众的情绪从演员引向角色。他坦言，很感谢观众能把演员和角色分开，这是观众理性和文明的进步。

在郭京飞看来，“再讨厌的人也有可爱的一面，把这个挖掘出来以后，人物可能就显得立体一点。”正是这种创作理念，让苏明成这个角色没有沦为简单的反派符号。

什么都不如开心重要

从苏明成到余欢水，再到崔国明，郭京飞塑造的这些小人物，都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，却从未放弃对尊严的坚守。余欢水被妻子嫌弃、被同事欺辱，最终在绝境中寻回自我；崔国明屡败屡战，始终保持着“不跟命运掰手腕，只跟命运讲笑话”的乐观。“我看上去很嘚瑟，其实我骨子里边不是一个嘚瑟的人。真让我嘚瑟的时候，我有点羞涩。你给我扔一犄角旮旯里边，我在那儿咋呼两声，逗你两下，然后我就赶紧藏起来，你们找不着我是谁。”

郭京飞说，他接戏的标准首先是剧本是否扎实。“故事一定要足够有趣。如果剧本不行的话，你无论深沉还是挤眉弄眼都挺招人讨厌的。”在《老舅》剧组，主创们常常席地而坐，你一言我一语地丰富剧本。

郭京飞的表演生涯，体现了一种“折腾”与“扎根”的平衡。在角色选择上，他敢于“折腾”，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“小人物”；在表演方法上，他深深“扎根”于话剧传统，“什么都不如开心重要。我希望让别人开心也让自己开心，我永远都在寻找这个平衡。”

《情圣3》：低俗陈旧的笑料失灵了

□胡婷

豆瓣开分5.2分，票房远低于预期，正在上映的电影《情圣3》企图用同一套陈腐笑料，找回9年前电影《情圣》创下的6.5亿元票房惊喜。电影非但没有触及中年情感的幽微地带，反而以其对婚姻的简化式处理，成为同类喜剧电影的反面例子。

电影讲述的故事由一环扣一环的误会构成，广告公司创意总监田绍基与妻子邵美珍的婚姻陷入危机，妻子为刺激丈夫，精心策划了一场假出轨闹剧，夫妻双方陷入了一场由猜忌和谎言交织的博弈中。影片另一条线索由田绍基的朋友甘火旺主导。电影最后，所有的误会将在一场混乱后被揭开，夫妻二人重归于好，而肆意出轨的甘火旺受到了惩罚。

《情圣3》的剧情推进，几乎完全依赖接连不断且经不起推



敲的误会，这些误会里完全看不出人物性格的必然碰撞或处境的内在张力，只能感受到一切都是编剧的刻意而为。影片核心冲突建立在一连串为强行搞笑而牺牲角色智商的情节之上，男主因醉酒呕吐被女同事送回家，此后，为寻找一枚遗失的耳环，女同事坚持发送长语音而拒绝发送简单文字说明，男主则一味回避、语焉不详地制造更多误会。最离谱的是，明知真相的女同事非但不澄清，反而选择翻窗潜入男主家。这些令人费解的选择，纯粹是编剧为了拼凑尴尬笑点而让角色的智商集体掉线。

电影将故事背景置于东南亚某国，但并未正面展现当地的文化，影片角色也没有正常的社会关系，这让电影的叙事更加悬浮且成为一盘散沙，沦为一堆尴尬桥段和低俗笑料的生硬拼贴。

《情圣3》中的大量笑点，仍然停留在网络段子、刻板印象等层面。无论是自以为是的烂俗噱头，还是对某些话题的反复调侃，都流露出一种急于挠观众痒，却又不得其法的窘迫。

当一部喜剧的核心价值与叙事逻辑双双崩塌，其逗笑功能的失效便是必然结局。《情圣3》热衷于挖掘低俗的喜剧原料，这些笑料的生命力，全然依赖演员挤眉弄眼的夸张表演。许多观众走进影院，本是出于对肖央等演员过往作品的信任与期待，然而这一次，面对一个如此苍白无力的剧本，演员的一切努力都显得格外徒劳。肖央竭力想演绎出田绍基既怂且自得的复杂状态，但剧本对人物的设置过于单薄，他的表演越卖力，反而越暴露角色内在逻辑的匮乏与空洞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